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二十四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顗 寔弟翼 翼子璽 翼弟義

一道

于栗磾代人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至太原

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燕主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曾謂栗磾曰卿吾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狀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伐秦主姚弘栗磾慮其北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授栗磾黑矟將

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畏之故有此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

魏書曰城闕蕭條野無烟火

栗磾勞來安集甚得民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太武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陜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

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為侍中尚書令百[illegible]憚之卒官洛拔有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累遷侍中殿尚書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還都洛陽人情戀本多

有異議帝以問烈對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與戀舊中半且帝曰卿不唱異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還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聖明之朝理應謙讓引己素無教訓請即黜落帝曰此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行謙

讓之表有直士風故進鄉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
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
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
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
决斷恩威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決不如烈爾日烈在代
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
軍將軍以本官從征渕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
陳顯達入冠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為託

魏書載帝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一

宫以輯遠近之望

帝崩於行宫彭城王勰秘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

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守無變宣武

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

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

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

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

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
直出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
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至此遂以疾辭宣武以禧
等專權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
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
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
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
愚按禧雖專慢勰則不然烈於此時當分明言之何

得槩以兵召他日宣武賊虐親賢已兆於烈
乃將直閤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
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
進爵為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
禧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莫知為計乃敕
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
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為慮願安蹕徐還以
安物望帝甚以為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

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咸陽王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分兵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強人意先帝賜卿名

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父憂去職從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財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遇既不寧詳亦慚謝以平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

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山中要領作捍須

才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仗相錫循名取義意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

右衛將軍侯剛迎孝明於東宮及即位忠與門下議以
帝沖年未親機政大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
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總攝
百官奏中宮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
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
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
殿中收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
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禄四分

減一忠擅朝欲以恵澤自固悉復所減禄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與之乃白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為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司傳舊恩植擁地入國

忠並矯詔殺之朝野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旣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為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

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

中尉元匡奏

冊府元龜載匡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上不以趨舍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誠多陟盧龍而薙伐廣魏之勲不淺而申包避賞田疇拒封君子美之

忠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心裴郭受寵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

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
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
冊府元龜又載匡奏曰請自去月十三日世宗宴駕
後八月一日皇太后未親覽前諸有不由階級而權
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乃擅相拜授
不以時望冒階而進並求追奪
太后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餘如奏又詔以忠歷任
禁要誠節皓然

魏書載詔曰豈宜一謬棄其餘勳
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
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別所
嚴兵守衛忠從之具此意啓太后太后意乃安故深德
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
自救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
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為祟
自知必死先表養亡第二子司掾永超為子乞以為嫡

太后許之卒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按謚法剛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薦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

魏書曰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詩書太后臨朝
引為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
忠弟景字百年忠卒後為武衛將軍謀廢元乂乂黜為
懷荒鎮將及柔然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粮景不給鎮人
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
妻著故絳旗襖月餘乃殺之烈弟果果弟勁勁頗有武
畧位沃野鎮將宣武納其女為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
氏為章武郡君後卒贈司空謚恭莊自栗磾至勁累世

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子暉
后母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為爾朱
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
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兖州元顥入洛
害之勁弟天恩天恩三傳至提為隴西郡守以子謹著
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謹字思敬小名巨引

周書作巨彌

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

志或勸之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柔然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柔然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步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

人各乘二馬突陣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陁拜馬遂與深破賊主斛律野穀禄等謹請馳往喻之

周書載謹謂廣陽王曰今醜類蟻聚其徒實繁若極武窮兵非計之上謹願奉王威畧馳往諭之必不勞兵甲可致清蕩王然之

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

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户並款附相率南遷深與謹至
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
必來要擊若先據險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
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深然其計拔陵
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
敗悉收也列河之衆孝昌元年又隨深征鮮于修禮軍
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融爲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
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深盤桓不進坐圖非

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太
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牓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
請詣闕披露心腹
周書載謹謂深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殿
下素志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披露心腹王許
之
深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是
也有司以聞太后見之大怒謹備述深忠款兼陳停軍

狀太后遂捨之後從爾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謹言於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若擬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凶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

愚按謹自此止知宇文氏不知有魏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教奉為莽操也

周文大悦會有敕追謹為關中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孝武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為前鋒進拔弘農擒東魏陜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還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乃自後擊之敵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大軍

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歎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

周書載謹諫曰侯景少習兵權情實難測且宜厚其禮秩以觀其變遣兵未可

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馬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孝元於江漢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即後梁宣帝也時刺史雍

州以孝元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
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
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内居人退保
子城以待援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耳儉
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
南緜歴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高氏之
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
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

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翼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擒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岳陽王詧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

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顧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殂孝閔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

親則猶子兼受顧命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

愚按宇文泰既凶大權應返天子謹世為魏臣乃知有權門不知有國其知雖優其心不足取也

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户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符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遥

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三年謹以年老乞骸優詔不許

周書載詔報曰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

歲皆勤王家自強不息豈容忘二公雅操而有斯請

若更執謙便可斷啟

三年以謹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

食之三老入門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

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

面憑几坐師道自居大司冦楚國公寧升階正舄帝升

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
三老食訖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訪
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帝曰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
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
失天下乃安又曰為國之本在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
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
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功必賞罪
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功不賞罪不罰則

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俱願陛下念之言畢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畧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卒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又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文帝廟廷謹有智謀善

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軍國之務朝廷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静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寔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歳周文與魏太子西巡寔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

昔人猶以受爵公朝謝恩私門為戒況朝廷崇秩乃

可預授此亦權臣無君一徵

尋除滑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為公魏恭帝二年

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

踰時不克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賜奴婢馬孝

閔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

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

五年襲燕國公進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累官至大左

輔隋開皇元年卒贈司空謚曰安子顗顗身長八尺美
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女因父勲賜爵
新野郡公歴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
從韋孝寛經畧淮南尉遲迥起義總管趙文表與顗素
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疾文表獨至顗殺之因言
文表與迥通謀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為丞相以迥未
平慮顗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呉州總管頻敗陳師
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帝令按

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帝以其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顗弟仲文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齔就學躭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年九歳於雲陽宮見周文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畧通太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决仲文曰

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牛向任氏羣中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及尉遲迥起義使誘仲文仲拒之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

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廻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廻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引入卧内為下泣進位大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攻廻將檀讓時韋孝寛拒廻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自疑惑謂仲文曰尉遲廻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蔵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寛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

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綱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有仁心三也忻乃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迥將

周書曰仲文軍次蓼隄檀讓領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讓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乃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

進攻梁郡廻守將梁孝寛棄城走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廻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

周書仲文詐移書州縣謂大將軍至可多積粟

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

武廻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廻旗幟善淨以為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為不流獲讓檻送京師

河南悉平毗羅匿榮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隋文帝引入卧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薄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廻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誓以必死廻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受身命冒白刄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馳赴闕廷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於時河南凶寇狼顧鴟張臣

鳳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之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蝗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冀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黑水與王謙隣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剿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渙三蜀臣第三叔善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

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鈞陳合門誠欵蒷有可明

愚按於謹為宇文泰心腹受周恩獨最觀仲文此書適以暴其舉宗從逆耳醜哉言也

帝覽表并翼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謹元滂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

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録省中事所發擿甚多帝嘉其明斷厚加賞勞又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帝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君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踴貴仲文坐私糶軍糧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才常屬意至是奏之令督晉王軍府事突厥犯塞王為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還左翊衛大將

軍參掌文武選事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
骨城簡羸馬驢數千置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
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
德詐降入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必擒之
至是仲文將執文德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
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議可復來
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

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焚柵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衆不能破小賊何顏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無功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為將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令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述等不得已遂行東至薩水述以兵餧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

仲文仲文憂恚病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周文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大統十六年從安平縣公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周文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周文聞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

建除左宫伯孝閔踐祚出為渭州刺史翼兄賓先涖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寛簡吏夏感恱比之大小馮君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被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來不過抄掠邉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㨗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矣數日問至果如翼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以先鋒率州兵深入以增邑尋徵拜右宫伯明帝雅

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宗子褒梁公卿令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還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尋詔起視事帝又

以翼有人倫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並委翼選置所擢皆民譽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獲以帝委翼心腹內懷猜忌轉小司徒加拜柱國外示崇重實踈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踈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臣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

交兵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冀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涓水絶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遂有年百姓聚會歌舞之四年帝將東伐朝臣

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狥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城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從豫州

周書曰敕河陽襄州安州荆州沔州總管內有武幹者任翼徵牒不限多少儀同以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

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閻翼到汝南望風退散

周書曰霍州田元顯負險不賓至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之元顯立柵拒戰無離心及翼歸朝便叛其得殊俗物情如此

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

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摠管先是突
厥屢為抄掠民居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
敢犯塞及尉遲廻據相州舉義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
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
前五千户別食任城縣一千户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
通表勸進
　愚按翼周室至親不為禍首以全身家猶鄙夫也與
　李穆同勸進則犬馬不若

并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帝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徃在幽州欲同尉遲廻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卒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少有氣幹仕周封黎陽縣公歷官石勲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受禪加上大夫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帝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

相賀壽歷洛熊二州刺史亦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靜翼弟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廣都縣公周孝閔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乃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即位政刑自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

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動色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先古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義言不可罪帝乃解及王謙起兵隋文帝以丞相謀將於高頻頻言義可為元帥隋文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為元帥義為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甚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贈豫州刺史諡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性謹密不妄非類任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隋
文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
父憂水漿不入口累日歲餘起視事免喪累官上儀同
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宣敏少沉密有才思
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
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
隋踐阼拜秦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
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阼所以靈

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往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富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制其未亂陛下運膺樂運理須樹建屏藩封植子孫繼周漢宏圖改秦魏覆軌但三屬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令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德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矣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

世有人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見志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智初為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秉以虛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沉遠受任艱危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秉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

茍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抑云幸矣譙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廈棟梁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為誡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乎翼功臣子弛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亾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足衡難勢堪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耶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迴之變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屬當推轂

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非一繩之罪也義

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斌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